

綿纏夜一



為奇平心靜氣地追問
「據你說，有人告訴你

必德今晚此處夜，有人

給你一條鑰匙讓你多偷進
我的房間，可是為的甚麼
緣故？我想不「誰會來這
個惡作劇，你的丈夫是不
是在等着你回來？」

她急忙着解釋。「不
，他不知道我來。」停頓
了一下，她又繼續着說：

「這就是整個的關鍵。所
以剛才我脫掉衣服時輕手輕腳，也不敢
開燈，怕驚醒了他，我相信只要在他消
醒過來以前，如果我能够擠到他床上，
那麼他一定會……」說到這裏，她突然
停止，低頭望著地板，兩頰飛紅，一會
又接着說。「因為我知道他依舊愛著我
，就是他那股怪脾氣，使我不得不弄個
小花頭來打破僵局，讓他明白我們仍
然有一些先告訴你他的姓名。

我，秀姍丈夫姓張，我們一直在住
在波城，幾個星期以前我和必德鬧翻了
地說。「我還沒有鬧清楚，還是由頭開始
說到這兒，她從手提包裏掏出一方手
帕，抹掉頰上流下的淚珠然後繼續著說
。「我得將所有的隱衷全盤告訴你，否
則你不會相信的，我們結婚將近一年了
，起先彼此很和諧，生活也很愉快，兩
個多月前必德開始聽些謠言，說我怎
樣放縱浪漫行為不檢等，起先他不相
信這些胡言亂語，可是這般造謠生事的
人不斷在他面前中傷我的名譽，他的態度
逐漸改變，言語粗暴，感情跟着疏遠
起來，接着他開始偵查我的行動，我對
於他漸漸缺乏信心，自然非常氣憤，就
在這時我做了一宗最愚蠢的事情。我真
的開始和一些男友打聽消息，想用這方
法來向他報復，接着有一天晚上我參加
了一個週末的酒會，不覺喝醉過量了些
，做出個不可饒恕的壞事來」說到這
裏，她回想當時情景，趕忙把毛巾遮住
面孔。

魯奇舒舒服口氣，抽了一口雪茄，靜
待她的繼續。

一陣羞澀的表情過後，她壯了壯胆
，又接下來說。「那晚上行爲，確是荒
謬不堪。當必德闖進來時，我正是一絲
不掛，酒氣衝天，並且橫臥在一張沙發
上面，摟着另一個男人，我自然不懂必
德那時氣怒得發昏，可是從來沒有坤由
他沒有機會向他解釋，請求，當天晚上他
就離家遠走了。寫信既不復，長途電話
也不肖和我接談，我只好趕到芝城來，
他怎麼也不讓我進入他的房間，並且我

來的當天晚上，他就搬出旅館，從此音
信杳然。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魯奇追問
白蘭地，再繼續下去。「我回波城，
找到我們，律師商量解救，他很能瞭解
我，也答應盡力幫忙，不過他的看法，如
果必德堅持要離婚，恐怕任何力量都沒
辦法挽救過來，在那天晚上的唐突，給他
許可般的證據，並且他很直截了，
竟留給我一張條子，說是連一個銅板的
贍養費也別奢望，這時她眼淚又如斷線
珍珠一般滾了下來。

魯奇趁勢接上一句。「可是你並不
想就此放手。」

「我自然不情願就此作吧，律師認
爲如果我願意嘗試，有個最後的一線
希望，實在我心裏。」

（四）

津津有味譚

·陳存仁。

雪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